

西村乡古树趣谈

□郑乃谦

一

后河村口的白皮松，主干高4米，树身高30米，胸围3.3米，树龄近千年。目前这棵白皮松，成为净影风景区的一大景观。巨大的根盘犹如龙爪，笔直的枝干昭示着松树风骨。这里原本有两棵白皮松，相距仅1米，形成连理松这一罕见的景观。令人可惜的是，其中一棵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被伐掉。

皂角树，昔日深受农家妇女喜欢。把干皂角捶成碎末，便可以洗衣服，省钱环保还不伤皮肤。谁家孩子娶媳妇，找来一对用红绒绳绑在一起，放在洞房里，寓意吉祥。目前，东交口、六股涧、黑岩还生长着大皂角树。六股涧村的皂角树主干高2米，胸围3.4米，它应该是西村乡皂角树的冠军。

西村的西南角有一棵栓皮栎，树龄700年。主干高3米，胸围3.5米，儿时记忆里树冠巨大，枝叶茂盛，犹如悬在空中的小树林。树上是鸟类天堂，树下是儿童乐园。过去这里曾经是西村公社的大会场，也是西村中学师生课外活动场所。也许是到了暮年，近年来渐渐枯干，树冠变小。它的照片，被载入1986版《修武县志》。

西村乡，也有一些树中奇葩。东交口村，一棵国槐和一棵榆树紧紧地依偎在一起，好似同根生的。槐抱榆，怀抱玉，寓意深长。人类社会有剥削者，植物世界也有“吸血鬼”——寄生树。昔日东小庄的古黄连木树主干分成三股，中间的深坑里，数百年间积累的树皮、树叶和尘土滋养的一棵苦楝树，笔直的树干高五六米，树身比檩条都粗。

二

最温馨、最富有人情味的要属国槐了，因为它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，被敬称为老槐爷。国槐，相对洋槐而言，乡下人俗称黑槐，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它的身影。无论是浅山的小南坡、大南坡、西大掌，还是深山的平顶窑、桃园、金岭坡，至今一棵棵古槐仍旧与人为伴。多数古槐下昔日就是饭场，老人们端着旱烟袋扯三国水浒，孩子们追逐打闹玩游戏。槐花盛开时节，吸引来一群群蜜蜂嗡嗡地忙碌，老树显出勃勃生机。国槐浑身是宝，每逢饥荒年代或者粮食不足的时候，槐叶可以充饥，槐米、槐豆则是上好的中药材。

平顶窑村上庄的国槐，树干4.9米高，胸围4.6米，树高18.8米。身材魁梧，犹如树中美男子。上世纪80年代，新乡地区的林业专家测定树龄有1500多年，不愧是国槐中的老爷爷。大家敬畏这棵神树，将每年农历七月初一定为槐树节，迁居山下的乡亲们都要归来敬香，期盼它护佑平安。千年古槐下，忆往事，谈未来，欢声笑语，乡情满满。

相比之下，金岭坡的国槐最受宠爱，500年来生长于山野寂寞无人知。几年前，它被设计成品牌民宿云上院子的标志，一跃成为网红树。

小南坡村有两棵国槐，一棵2.4米，树龄500年。另一棵胸围4.8米，树龄800年，树身早已成空心状，底部有一洞口，儿童钻上钻下玩耍，如今照样生机勃勃。旁边的阁门外观古朴，上刻有一副对联：敬古槐千年赐福，建阁门世代平安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古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。

大南坡的东小庄（原名卧牛村）、西小庄（原名小北坡），各有一株国槐。南坡赵氏宗祠碑刻记载，它们是明洪武4年，赵五佬偕侄子赵玘从山西省洪洞县迁

修武县西村乡前部浅山丘陵，后部深山大川，得天独厚的地理与气候条件，为各种古树生长提供了有利的环境。古树不仅树龄长，种类还多。这些古树和生活在它周围的人们，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

图① 大南坡村子母槐。



图② 陪嫁妆村（现青龙峡景区）大果榉。
(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)

居这里之后，叔侄二人分别所植，胸围都是4米多，距今已经650多年。东小庄国槐的树根地下延伸6米之后又生出一株国槐，树龄已有百年，胸围1.8米，形成罕见的子母槐。母子相依，意味深长，林业专家说，这是焦作地区独一无二的景观。前几年，老槐树一度出现了衰老之状，在古槐周围住户的精心呵护下，近几年又焕发了生机。曾有行人从树下走过，树上飞出的锦鸡让她又惊又喜。赵秀梅老师讲的故事更有趣：那年夏季，她亲眼目睹十几只松鼠从小槐树上先后下到地面，然后不约而同地爬上老槐树，在一股横向的树干上等距离排列，并且头部一致朝相同的方向，似乎遵循着教练的口令，看来小精灵们也是挺守规矩的。未能拍下这个瞬间，成为赵老师心中的一桩憾事。

大南坡的两棵古槐，都饱含着红色基因。1938年夏季成立的大南坡党组织，在地方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老槐爷见证了民族危亡当头之际，富有血性的赵氏子孙是如何抛头颅、洒热血，为民族独立而英勇斗争的。

“问我祖先何处来，山西洪洞大槐树。祖先故里叫什么，大槐树下老鸱窝。”明代朝廷迁民，一批又一批山西百姓被迫离开世代世代居住的家园，含泪告别洪洞县的大槐树，迁移至中原。出于对故土的无限眷恋，纷纷在新的居所植下槐树寄托乡愁，留下插枝为槐的传说。因此，人们对国槐情有独钟。

三

最有故事、最抒情的当属陪嫁妆村的大果榉了。果榉，又叫榔榆，俗称黄榆。在海拔千米的山岭上，面积一亩多大的地方，竟然生长了数十棵榔榆，其中大树20多棵，最老的一棵经专家测定树龄1300多年、胸围4米多。这片国内罕见的树林造型奇特，都是东倒西歪，像是怀川的先哲们席地而坐在谈诗论道，又像是太极高手在练拳习武，更像是竹林七贤豪饮酩酊大醉后的姿态。没法想象1000多年前的情景，竹林七贤，从新乡到济源的山太行都留下了足迹，他们来过这里吹箫弹琴、舞剑饮酒了吗？北方山水画派开山鼻祖、济源人荆浩到净影寺一带作画，在此临摹写生了吗？诗人王维曾经在净影寺居住，他是从那里去茱萸峰写下千古名篇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的吗？途中是否曾经在这片树林歇过脚呢？

在榔榆林下方的半山腰，便是青龙洞。封建时代每逢大旱之年，武陟县万花庄人都会到此祈雨，据说颇为灵验。万花庄高小姐与青龙喜结连理并陪嫁一个村庄的故事百里闻名，妇孺皆知，耳熟能详。这片山林里，应该演绎过青龙与高小姐的缠绵。2001年，升格为省级名胜的青龙峡风景区正式开景，这片榔榆林便成为吸引眼球的景观，引来了天南海北的游客，更引来了热恋中的少男少女们到这里许愿祈福。

四

近几十年来，因为自然或者人为的原因，有些古树消失了。

葡萄峪村的祖师顶，也叫小北顶、喜尖顶，耸立于群山之中。山顶原有一座祖师庙，庙旁生长着一株青杠树，粗如房梁，在西村看树冠只是一个小黑点。树上曾经挂有一口大钟，传说钟声可以传到黄河南岸。山峰上根本没有土壤，况且还要遭受风霜雷电的袭击。100多年来，青杠树扎根岩缝中，挺立在孤零零的山峰上。1988年深秋时节，我第一次临近拍照时仍然枝叶茂盛。这么多年过去，树木渐渐走向衰老。这棵青杠树，称得上是最倔强的古树。

黄连木树，过去曾经为山里人提供油料，算是最有滋味的树，也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树种。在大南坡村东小庄，曾经生长着一棵黄连木树，据说胸围“九搂一镰把”。上世纪50年代末期，这棵黄连木树被卖掉，用三盘大锯从不同的方向下锯才伐倒。树桩直径有多大呢？一个好奇的成年男子躺在上面还绰绰有余。这棵古黄连木，堪称树中巨无霸。

花开花落，四季更替，时光流逝，沧海桑田。古树犹如历史老人，经历了封建王朝的更迭与兴衰。古树也像植物中的活化石，在密密的年轮里，一定蕴含着许多自然信息；粗糙的树皮里，不知隐藏着多少历史故事。古树更是大自然的娇子，历尽世间沧桑和战火洗礼，与黎民百姓守望相伴，从黑暗、漫长的封建社会迎来了新中国，走进国泰民安的新时代，确实是极大的幸运。

昔日人们将古树看为神灵的化身，自然心怀敬畏之心。树根处多放置香炉，每逢农历初一或者十五，青烟袅袅，香气氤氲。几十年来乡村巨变，许多山村旧貌变新颜，远方归来的游子们目睹它的身影勾起缕缕乡愁。

古树不仅具有经济价值、观赏价值，也具有科研价值。保护古树就是保护生态环境，就是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、传承历史文化。回首过去，古树寄托了游子浓浓的乡愁；展望未来，也应该成为乡村旅游的新看点。